

七十一朝人物

演義

古本小說集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#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

二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來說、父母俱已老年、風燭難保、要汝歸來、把持家業、  
但子思本是至孝的人、只因從師遠游、亦出于必不  
得已、久離膝下、未嘗不舉心動念、一聞此言、渾身戰  
慄、存坐不寧、便有思歸之意、正遇夫子歸魯、隱居洙  
泗、就去與夫子說知、夫子甚是憇憇、他回去、好盡人  
子之道、子思便拜別了夫子、收拾歸來、不數日到家、  
與父母相見、果然風景不異、只是年齒容貌、比前大  
不相同、子思在父母跟前、請了許多曠達之輩、父  
母見子思道德學問、真實有進、心中不勝之喜、子思

在家奉事二親，忝定展省。夏清冬溫，盡心竭慮，無不至。指望求享遐齡，久供子職。不料天數已盡，父母雙亡。子思盡禮盡哀，必誠必信，將父母殯葬已畢。想學問無窮，光陰有限，到底捨不得夫子，遂把家中什物都收拾了，帶了妻子，一總僱了幾輛車，見自來至魯，竟到隘巷中住下。至魯之時，即便去見夫子。夫子先盡弔唁之禮，後來又與琢磨道義。凡是同門朋友，都來致些殷勤。其中也有與子思極相好的，聞得他移居在魯，心中思想要與他盡一盡人情。只因子

思平日稍介無比。這些繁文俗套，那裡用得。所以連說也不敢說起。只是付之罔聞而已。又經數年，無事做些明心見性，希聖希賢的工夫。窮究周原之學問，不求聞達于諸侯，矢志讀書，忘情富貴，隘巷棲身，安貧樂道，皆謂顏子之後一人。孔門中如子思者絕少，有詩爲証。

聖學如天不可幾

精心體認也能知

先年雖惜顏淵死

今日原思更出奇

當時孔門弟子，文質彬彬，各具才能，聲名滿于天下。

道德著于鄉邦，凡是列國中，若致得爲卿爲大夫，夫家爭以爲重，所以子路冉求俱爲魯臣，後來冉求又和卜子夏同爲衛大夫，子路又做楚大夫，宰我也做齊大夫，子游子賤俱去爲大夫，其餘仕者不可勝數。獨有子貢歷聘列國，游說諸侯，他是第一個赫奕的了。他見原子思閉門不仕，心裡想道：所貴乎朋友務要彼此規諭，況仕隱兩塗，不可偏一。如今子思堅執未免太過，須索與他剖晰一番，庶不負朋友切磋至誼，又不如把自己的才具榮華去感動他，更好進言。

如此行  
位也免  
過 1 得大

子貢遂乘了肥馬，僕從如雲，身上披了輕裘，襯着紺色之衣，到肥一件素衫，表在外，果然裘馬翩翩，宛如神仙中人也。到了隘巷，把車馬停於巷口。子貢側身而入，只見子思戴冠破裘，應門。子貢對着子思，慰問道：「先生何病也？」子思仰面而笑，復俯而應之，道：「無財之謂貧，學而不能行之謂病。如憲之所為，乃貧也，非病也。那些希世之行，比周之密，且乃名教中罪人。車馬之飾，衣服之麗，憲所不忍為也。子貢聽了這話，不覺面有慚色，遂趨而退，心中不嫌子思幽言，慶慶。

未免有些憤怒之意，過不諱而行，得得就過，恁然處，  
得一派金石之音，滿于天地，子貢意肅神清，聽了，  
同止，不知此聲從何而來，四下顧望，乃是子思行，  
也，只見子思徐步曳杖，口歌商頌之章，可見他真是  
威德君子，餘人不可及者。

衣食從來不謂貧，胸中偏自富高吟。  
但求品格多清貴，便是人間第一人。

總評

原思之貧，却也是叫做貧到絕頂去處，分曉是箇



秀才皮色然世上實無此等秀才。又因中間多  
了一番中都宰的紗帽。分明是個林下風味。然  
世上又實無此等鄉宦。既然秀才鄉宦俱無此  
人。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。

又評

且道後日宰天下。當如是肉。原思今日宰魯  
不如是粟。一個先打未來帳。一個不索眼前債。  
其實二人胸中沒甚分別。讀史者此處遇此處。  
便當作出處觀。

的真個是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。自朝至暮，當體逐逐，口中討議，心內商量，打躬作揖，歡喜悲啼，無非要求幾分利益。故此粧出這許多模樣來。世上或是貧賤的人，還有不貪財的，總是他思想錢財，也沒人肯捨與他。到不如斷了念頭，不去想他。那起富貴的人，思幣帛得幣帛，思金銀得金銀，思珍寶得珍寶，只等他好着那一件，人人都肯尋去供奉他，稍有不如意處，他又會把勢藏去壓他，那怕人不供獻與他。所以富貴之後，越侈靡，越貪賚了。世上又或是自小富貴的

有澹臺淵明者

八旬渭老典周室

一紀干邱却敵入

陌賢無鹽偏佐主

冷空西子不謀身

原思表敝德如玉

晏子身煙志入雲

常日若因顏貌取

幾將才德溺迷津

此詩是說世人以顏貌取人，屢屢有失，假如近世做男子的，有了天然容貌，絕世丰儀，自然走到人前，異乎庸俗，誰不見了，嘖嘖稱贊，道是子都，非世來正重，生只要看他身上，叮華麗衣服，穿着便愈加敬重，那

管腹中學問有無，殊不知腹中有真抱負。大學問的人，雖然穿着些破損衣裳，倒像翩翩俊雅。就像楚鶴在雞群一般，可恨是俗人眼孔淺識，見低一味，只重衣服新鮮。憑你公子王孫，假若飄零流落，縱有潑天才調，誰來作興你半分三釐？到底古時人還有道德氣象，不論人之老少，家之貧富，貌之妍媸，只要有才，有德，就敬他用他，所以爲君的容易，伯國爲臣的不致遜跡較之今日，豈不天懸地隔？這也是人情世態，不必細談。且說一個最醜之人，到替出最奇之事。

天下有  
此怪物

無欷天揭地之才，却有濟世福民之術。你道這人是誰？他雙姓澹臺，名滅明，字子羽，乃魯國武城人。但傳聞醜陋，未知委是怎生模樣。且聽我道：

身材醜陋，容貌枯焦，出語不驚人，發聲恰類鬼。面孔似砌着七盤坑坎，眼珠如隱在九里雲山。鬚髮蓬鬆，風過處疑有人來；蘆葦穿衣衫，落拓月明時，駭逢鬼步碧雲霄。

這子羽雖然生來沒有個可愛醜姿容，誰知他到看遊人的識量，毒草肯去奉承，當道問他是誰。

的賢人，平常備有冠蓋來往，他却視如土塗，弃若屣，毫不介意，也不望君王徵辟他做賢良方正，與他個甚麼官做。一味安貧樂道，要做箇有德行的人。其時夫子在杏壇授業，受徒三千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子羽也在數內，始初子羽備了束修，向孔門求教，不意其間有一人在夫子跟前道：子羽貌醜心兇，後來不得其死，不可收他。那知以貌取人，便不是誨人不倦的主意。所以那個人雖然饒舌，衆門弟子見他出言無狀，十分橫斥他，竟不存地。一個姓名後來子

羽得了洙泗宗傳，便覺爲人在世。

傲不可長。

志不可滿。

欲不可縱。

樂不可極。

終日閉門靜坐，懶于交游，你道却是爲何？只爲他尊容生得忒不像個人，恐被人耻笑，所以到因此得了個靜養的法兒。只是讀書自樂，遠近書生聞得他的賢名，紛紛都來執贄拜求，收爲門弟子者，約有百人，亦稱一時之盛。此時武城邑宰，姓周名馳，爲人極其貪汙，到任以來，全沒一些尊敬賢人的禮體，專以傲揚。

爲事又聞子羽是聖門的高徒，常自想道：別個野人，不能屈爲入幕之賓。這子羽在我所管的境內居位，我是他的父母，他是我的子民，自古道：傾家令尹，料想我以禮去請他，有話去囑他，定然如意，決不抗阻。我初任在此，少的是金銀財帛，看此邑中極其富庶，土豪甚多，不免與子羽商議，說些利害，出去賺些利益肥家，有何不可？他的筭計到也不差，怎知兩句古語道得好：

萬事不緣人計較，

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

天下也  
沒有這  
緣由

周曉發了此意，晝夜籌畫，無一刻寧靜。想道：我與他  
公堂相見，多了未免經了耳目，被人談論，不若向私  
衙後牆開一便門，那邊是僻靜所在，少人來往。把這  
條徑路教他不時行走，豈不甚便？也不擇個吉利日，  
也不叫個泥木匠，自己將冠帶卸下，易了衣帽，與幾  
個家奴一齊動手，不意那座牆垣年深月久，因他用  
力太驟，脚下鬆了，便振坍幾丈。周曉笑道：知趣的坍  
墻來得湊巧，我若開了門，到要惹人議論。趁這坍場，  
不要修理，從此出入往來，豈不甚便？遣人送與公人